乡愁大理

和洱海一同醒来

王子文

我和洱海，是在一片朦胧的、奶白色的薄雾中，被深蓝的水波轻轻晃醒的。

我们一同从沉睡的深蓝中浮出水面。那时的天空，还未全然挣脱深蓝的怀抱，依旧慵懒地沉浸在春日早晨的温柔中。

水天交界处，是晕染开的一片梦幻般的黛青。此刻静默矗立的苍山，就像一位守护在洱海身旁的、沉稳而可靠的爱人。几朵流云，像贪恋温暖的孩童，依恋地偎在它青灰色的山脊与肩头，久久不愿飘散。

我倚在窗边，目光被一匹深蓝色、缀满细碎银鳞的绸缎牵引着，迤逦向前，直望向那海天缝合的东边。一抹金红恰巧刺破了氤氲，太阳如同一位庄严的王者，从容不迫地升起，将无边无际的、熔金般的光芒，慷慨地泼洒下来。瞬间，海醒了，山醒了，我的整个世界，都被这灿烂的晨曦点亮。

风来了。它从苍山高高的隘口来，携着松针与晨露的清冽气息，掠过我的耳畔，又顽皮地卷走窗前茶几上的第一缕咖啡香。我倚在窗边，让风带走我心里莫名的焦灼与慌张，眼前是一片被洗涤过的、空灵而宁静的蓝。

我怔怔地望着窗外那片浩渺的蓝——那是天空倾其所有，将最纯净、最纯粹的蓝，一丝丝、一缕缕，全都揉进了洱海的碧波里啊！于是，这水便不再是普通的水，它成了一面倒映苍穹的巨镜，一片吸纳了所有喧嚣与尘埃的、遥远而深邃的平静。那种蓝，蓝得那样彻底，那样沉静，蓝得像一个亘古的谜，一首无字的诗。我的心被这蓝色深深攫住了，一股温热的感动悄然漫上眼眶——原来，最极致的浪漫，并非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这沉默且磅礴的包容，它不言不语，却拥有抚平一切沟壑的力量。

日上三竿，我信步走到洱海边一株老树的浓荫下，决意要当一回时间的“窃贼”，偷取这被阳光拉得悠长的慢时光。不经意抬头，一片白云闯入视线。它没有行色匆匆，而是安然地停在半空，像一只憩息的白鸟，又像一幅定格的油画。它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我，仿佛一位智慧的长者，在无声地教诲：孩子，何必总是追赶？你看我，停在这里，风便是我的方向，自在，即是灵魂的故乡。我的心，因这无声的对话而变得无比柔软。

廊桥边一片烂漫的樱花攫去了我全部的心神。那不是花，分明是苍山之巅未化的春雪，在一个温柔的夜里，乘着月光，悄悄落满了枝头，又被晨曦染上了一层娇羞的霞粉。它们开得那样热烈，那样不管不顾，每一朵都在用尽全力绽放这短暂到令人心颤的美丽。这美，是极致的，却也是脆弱的，像一句脱口而出、无法收回的炽热情话。我痴痴地望着，仿佛能听见花瓣舒展的细微声响。它们在我的凝视下，愈发显得娇艳，那绯红从蕊心一直蔓延到瓣尖，世间最美的言辞也形容不出它的丰润与轻盈。

夜色终于像一袭无比宽大、柔软的天鹅绒斗篷，从四野合拢，温柔地漫过了洱海。天与海，在那一刻一同沉入繁星织就的梦境。我取来那方亲手染就的扎染披肩，蓝底上是朵朵白云的图案，将它裹在身上。拥着这片“蓝天白云”入睡，仿佛将整个大理的昼与夜都拥在了怀中。窗外，洱海的浪，一下，又一下，轻轻拍打着岸边的岩石，那声音低沉而缠绵，像母亲哄睡的呢喃，又像情人间诉不尽的絮语。它们是在讲述每一颗星星坠入洱海的浪漫故事，讲述亿万年来，月亮与潮汐不变的约定。

我终于明白，我用相机记录的不只是大理的蓝，更是那藏在波光最深处、浪花最末梢、空气每一寸湿润里的，极致的、宁静的浪漫。

在大理，我停住了匆忙的脚步，不再寻找，不再迷惘，只是张开双臂，深深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这混合着水汽、花香与自由的气息充满肺腑。我拥抱的，何止是眼前的风景，更是那个被这山水温柔接纳了的、完整的自己。

在漫长的时光里，我们只不过是一粒细微的尘埃，是彼此生命中的匆匆过客。既然有幸在此刻此地相逢，那么，不负这山，这水，这云，这花，不负眼前这一刻心动的美好，便是对生命，最诚恳的报答。

心若安处，便是故乡。

大理的春天

董小梅

风先于我抵达苍山
翻过十九座山峰的脊背
把沉默的石头
吹成春天的名字

樱花飘过城墙
飘过屋檐
飘过采茶女的竹篓
飘过学子怀里的书页
一路飘到水边
水面荡漾着粉色的信
一封也没寄出去

暮色来收网
收走鸥鹭
收走渔舟
收不走那树
还在落的月光

古城的砖缝里
藏着细碎的绿
那是春天写下的诗句
来不及细读
就被风吹散成涟漪

今夜
我不寄愁思　不寄远方
只把漫天的星辰和月光
连同整个春天赠予你
山川若有知
定会在我的诗行里
种上一排开花的树

推开春天的一扇窗

张美华

立春才过，胭脂李就捧着素洁的小花，在上下班途经的小道上与我不期而遇，轻轻推开了春天的一扇窗。李树竟能如此精准地把握时令，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草木知春”？

毫无疑问，李树是个闷葫芦。它把花讯紧紧捂住，不透露半丝儿风声。从光秃秃的枝干到星星点点的花蕾，再到一树繁花，一切似乎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先前，李树是如何不动声色地鼓起花苞，我竟丝毫未觉。冬日料峭的寒风和年末烦琐的事务让我脚步匆匆，无暇欣赏路侧花坛中的一草一木。再者说，不着半片叶儿的李树枝干颜色暗沉、枝条又朴实无华，与四周暗红的红花檵木、墨绿的白蜡条站在一起，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

都说“李花怒放一树白”，与它的表亲桃花相比，李花颜色更显淡雅；与它的远亲复瓣樱花相比，形状则更清丽；若是与玉兰、山茶、牡丹这些花中的“巨无霸”相比，它无疑是袖珍玲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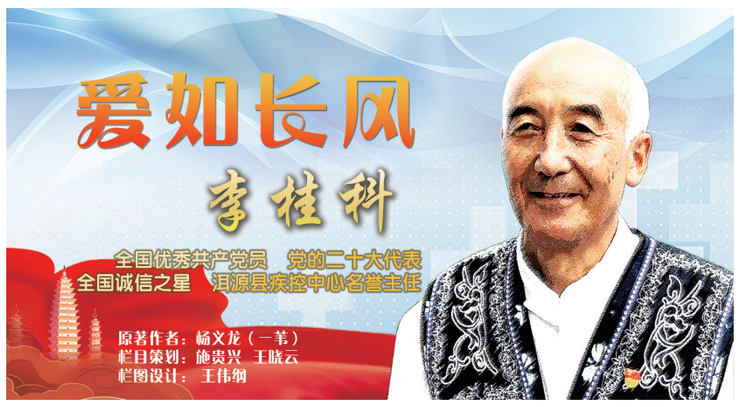
小则小矣，李花却自有几分清新脱俗之姿。五片豌豆粒大小的花瓣又轻又薄。我凑近细看时甚至要屏住呼吸，生怕粗重的鼻息会把娇嫩的花瓣吹破。花瓣中间的花蕊同样纤长细弱。就是这样纤巧的花朵儿，一朵连着一朵，顺着清瘦的枝条一溜儿排开，兀自绽放，给有些清冷的初春，添了一抹淡淡的颜色。

我是在下班时偶然发现李花盛开的。惊鸿一瞥间，一树树莹白就这样俏生生地闪现在我的眼前。我赶紧掏出手机，从第一棵李树开始，录制一段视频，李花渐次撞入镜头。回放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那清清淡淡的小花儿，清逸出尘，如缭绕的云雾，似纷飞的白雪，把一条平平无奇的街巷装点得恍如仙境。

自从李花盛开，每天往返我都会有意无意地看一看她。如此，李花含苞、绽放、凋落的过程，就像一部无声电影，循环播放。一来二去，我和李花俨然成了亲密的朋友，只是一个内向矜持，一个外向活泼。我发现，李花和我一样，钟爱阳光。缺失阳光照拂的李花似乎有些黯然，不仅精神不济，就连肤色都有些苍白；一旦阳光照射到她的身上，李花瞬间就像注入了十足的动力，由内而外，光芒璀璨。我还发现，春风和李花，关系匪浅。李花是春风的白月光，对于这个娇俏的恋人，春风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悉心照料。轻轻为李花拂去细小的尘土，托举着李花纤细的腰肢翩翩起舞，就连那凋落的花瓣，春风也会贴心地拥抱着她，带她去往远方。

这街巷里的李花花期仅持续了十多天。不知不觉，李花越来越少，最后一朵不剩。一片片带着绒毛的细长叶儿从枝条上探出头来，直至长满了整棵树，李树褪下白纱，换上了一件枣红大氅。

在一众春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李花不留半分功与名，悄然隐退。



1987年，黄升东主任和熊成贵书记先后退休，疗养院病人管理委员会由梁国政任主任，杨跃祖任副主任，杨汉玺任党支部书记，还有四个委员。李桂科给疗养院病人管理委员会的人员说：“沉船事故到现在三年多了，这艘船修补了多次，划起来很危险，经费就是申请不下来，只有我们自己筹集资金吧！我到县林业局申请点造纸木伐木指标，卖到三万元就建桥。”

李桂科的提议得到山石屏疗养院的认可，大伙齐心去伐造纸木，筹集建桥资金。

1994年，李桂科找到杨晓元说：“晓元，请你出任疗养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会计，可行？”

杨晓元说：“李医生，你说行就行，我肯定干得好！”

李桂科说：“张允培在疗养院做了一辈子的会计，现在年纪大了，该让他休息。你有文化，你来兼会计最合适。”

“干会计我倒没问题，只要大伙信得过我。”杨晓元说。

李桂科说：“咱们的造纸木卖足三万块就考虑架桥，年底就要着手建，还要由你负责建桥的质量施工。晓元，你看行不行？”

“建桥是咱们疗养院图谋已久的大事，让我施工，是看得起我。”杨晓元呵呵笑道。

建桥不像挖路，可以仓促上阵。架桥需要精确的设计，载重量、桥梁的长、宽、高，都需要结合河流的水文地理和力学作出精确的设计，稍有不慎，就会有安全隐患。李桂科觉得，当务之急，还是先请专业的桥梁设计师做好图纸。

麻风康复者杨跃祖向李桂科介绍：“听说我老家芷碧乡有个杨云昌，他是高级工程师，在云南省公路局下关公路总段，设计桥梁图纸，对他是小菜一碟！”

“这个信息挺好，我就去找他，请他帮帮咱们的忙。”李桂科说干就干。

李桂科找到了杨云昌，见到洱源老乡来，杨云昌很热情。李桂科把疗养院的实际困难，经费筹措情况，必须要建桥的原因，都给杨云昌一五一十地说清，请他到山石屏疗养院实地勘察设计图纸，还请他介绍施工队建桥。杨云昌见李桂科态度诚恳，又是麻风疗养院的事，不假思索便答应了李桂科的请求。

说来也巧，杨云昌介绍的施工队也是洱源的，是洱源县茈碧乡长乐施工队，李桂科于1995年1月17日，把杨云昌和施工队负责人杨克昌、张啟华一起带到山石屏疗养院实地勘察，那是个寒风凛冽的日子，碧绿的河水在峡谷里默默地卧着，悄无声息。

杨云昌实地勘察一番，缓缓地说：“李医生，这段江水上可以建成人行索道桥就够了，主要是方便人背马驮，不通过车辆。如果要建成吊桥，费用就高多了。考虑到您的费用有限，建议还是人行索道桥。”

“好啊，杨工考虑周到，就辛苦些按人行索道桥设计吧！”李桂科说。

短短一个月时间，杨云昌便将设计图纸做好。

杨云昌说：“李医生，你为疗养院架桥奔波，是为麻风康复者做公益，我很感动，设计费我就不要了，我也为疗养院献点爱心吧。”

李桂科喜出望外，也被杨云昌的义举打动。他紧紧地握住杨云昌的手说：“我代表疗养院谢谢您，感谢你的这份爱心！”

建桥的费用本就东拼西凑，杨云昌分文不收设计费，也是为李桂科省钱。

李桂科请洱源县建设银行对人行索道桥按设计图纸进行预算，不含钢丝绳预算经费61895元。经过与施工队协商，58000元完成施工，扣除疗养院准备的桥板3000元，实际付给施工队55000元，经洱源县政协、洱源县卫生局、洱源县交通局、洱源县卫生防疫站验收合格，准予投入使用。

1995年6月，山石屏疗养院人行索道桥建成。这座桥用了长六十五米的钢索六根，上面两根、下面四根，桥面全长四十九米，宽约两米，栗木桥面，总造价八万三千元。2013年，再次对人行索道桥加固，更换钢索，桥面用钢板固定，塑胶板铺面。这样，钢板可以延长桥的使用寿命，塑胶板则更利于行走，不至于滑跌。小小的人行索道桥，很有人性化。

人行索道桥的建成，使山石屏与漕江东岸真正相连，李桂科给桥取名为“连心桥”，意即山石屏与山外世界的连接，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相连，更是人心的相连。虽然没有桥的时候也能靠渡船到东岸，但是不能做到随心所欲往来。渡船还得有专职船工撑船，若是船工凑巧不在或生了病，渡船也就成了摆设。此外，遇到天气恶劣波翻浪涌时，靠渡船往来极其危险。但有了人行索道桥，山石屏与外界总是相通的。山石屏人可以自由往返黑漕江两岸，外边的人也可以随时进村，显得极为方便。

有了这座桥，山石屏人赶街、卖鸡蛋、卖核桃板栗很方便，外边的人也可以直接到村里收购农副产品，无形中加强了与外界的交流。

山石屏村村主任杨晓元说：“1995年6月，‘山石屏疗养院人行索道桥’终于建成。竣工那天，村民们纷纷在桥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好多年迈的老人在我们的搀扶下，到桥上走走摸摸。他们讲，从1953年到现在，我们从没有去过江对面，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从此靠渡船、溜索出入疗养院的场景再不会出现，从此山石屏不再与世隔绝。”

连载（71）

蝶恋花笺

丁成武

从一朵花　奔赴另一朵花
逐香　衔蜜　吻霞
有人说
这是我的营生
终日为甜蜜的欲望奔波
也有人说
这是血脉里奔涌的痴
刻入骨的牵挂

彩云之南　春之原乡
我是花间君子　探蜜郎官
向旷野寻芳　青山问花
任风拂袖远　逐芳踏花来
心自此安　不再流浪

芒果花香春意浓

王丽环

清晨起床，我的鼻子忽然间不停地打着喷嚏，一看窗外，才发现芒果花一夜之间全开了，开得如火如荼、如痴如醉，惹得无数蜜蜂在枝头采蜜，其貌不扬的芒果花提醒着春意正浓。

我生活在宾川县城，芒果树作为绿化树和行道树，随处可见。有的人，沐浴着花香，在芒果树下拍照，喜气洋洋、笑容堆面。也有人，戴着口罩，对着芒果树嗤之以鼻，数落着那让自己过敏喷嚏连天的芒果花。在芒果花期，过敏的人，喷嚏连天、眼睛发痒、皮肤起疙瘩且奇痒无比，严重的还需要住院治疗。

我下楼时，发现路边的芒果树枝在楼梯上方形成一把绿油油的遮阳伞，芒果花也落满了楼梯。一阵微风吹来，香气扑鼻，细碎的小花飘落在空中，簌簌地落到了楼道上。淡红色的花枝上有褐红、米白的小花，它们像一束束彩色荧光棒，又像活泼可爱的少女在微风中谈笑风生。想象着芒果缀满枝头，伸手就可以采摘到，真是惬意无比。

每年到了七八月份，芒果树变成了一把把缀满果实的大伞，我惊喜于它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一抹亮丽的秋色。大大小小的芒果垂下枝头形成一串串珠帘，微风吹过，好似一群少女般嘻嘻哈哈嬉闹着。浓郁的芒果香沁人心脾，摇曳身姿为路人遮蔽烈日的炙烤。收获的季节到了，人们手拿长竿、背个背篓或提个袋子，携老扶幼，在有序组织下，开始采摘芒果，收获的喜悦早已将芒果花带来过敏的不适冲得烟消云散。

今年的春天，我到了宾川边界和祥云、大姚接壤的小鸡山，看到一个小山坡上开着一种无名小花，将山坡铺满春色，虽无人欣赏却兀自芬芳。春节回家过年，带着父母到了钟英皮厂村看那仰天傲立的攀枝花，回到家把它做成一盘凉菜，我第一次品尝到攀枝花的鲜美。在大理街头，看那漫天的樱花开得热闹，我在树下沐浴一场樱花雨，久久不愿离去。在大理天熹园，看到满树紫荆花密集开满枝条，满树繁花，春满枝头。

树木不言，心却慈悲。我曾经想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和认可，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有人喜欢牡丹的雍容华贵，喜欢梅花的清冷傲骨，喜欢梨花的洁白无瑕，喜欢兰花的清新隽永。各花入各眼，没有任何一种花能得到所有人的青睐。无名小花开得再好一样被冷落深山，牡丹雍容华贵也有人不愿高攀，攀枝花明艳如许也会有朝一日掉落在地面，樱花灿烂娇艳也会被说成开得太过张扬毫无矜持含蓄，那开满整枝的紫荆一样被说成毫无个性全无新意。

而宾川街头的芒果树，却默默做自己，不取悦不迎合，按照自己的节奏，春华秋实，冬藏夏凉。春天，开满了花，招蜂引蝶，竞相春意闹。夏天，为路人带来一片阴凉。秋天，硕果累累，任人采摘。冬天，休养生息，蓄积能量。

《诗经》中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让人喜爱也好，嗤之以鼻也可以，爱恨两难也罢。一年四季，芒果树依然在我的窗前绿意盎然。艳阳高照，它满心欢喜；烟雨绵绵，它静静守候；疾风暴雨，它毅然矗立。生活中的我们，完全可以像芒果树一样，勇敢做自己，不彷徨不迷茫，按照自己的节奏，与世无争、不悲不喜、毅然傲立、站成永恒。

云南驿　书致沟口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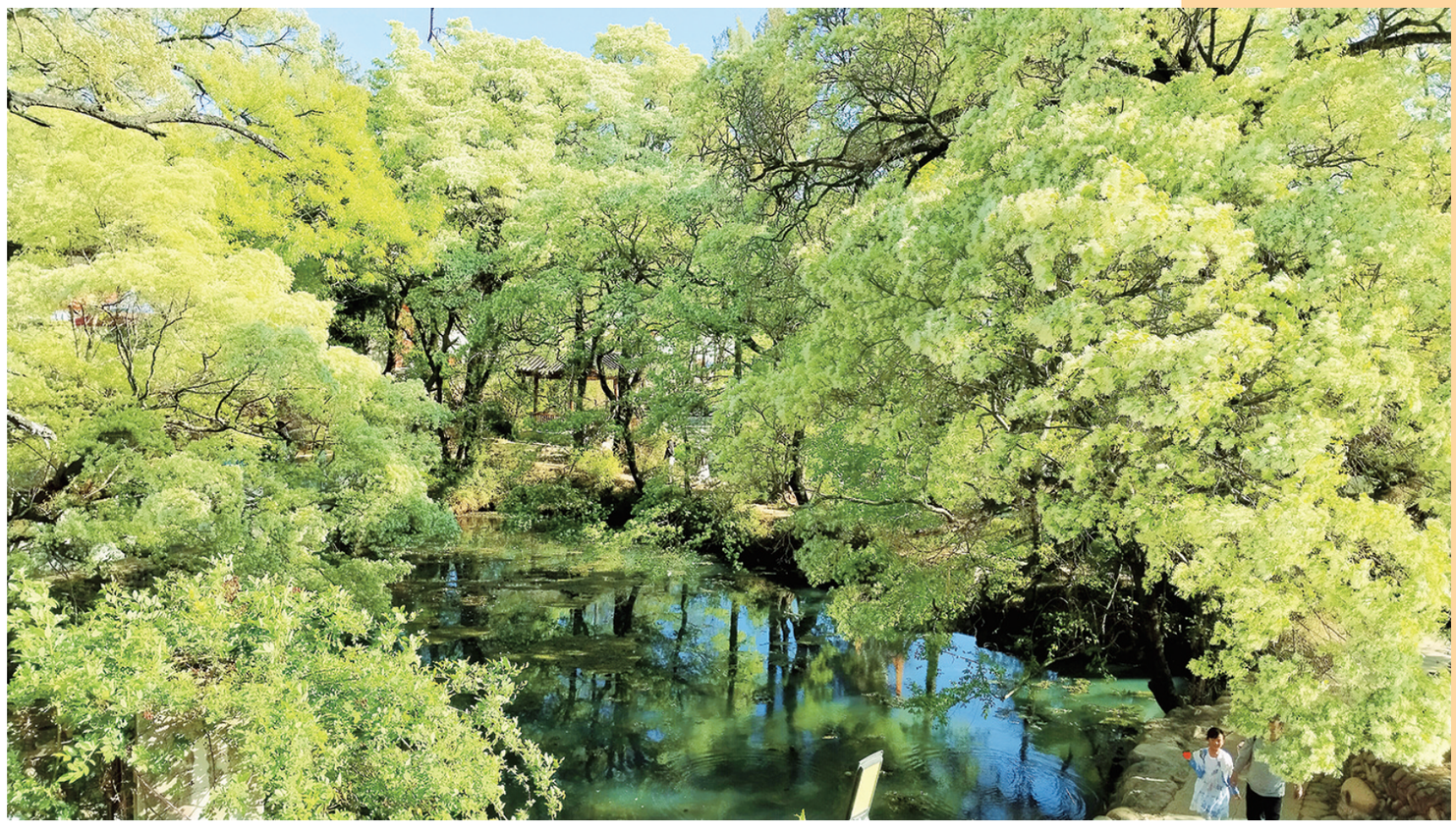
邵文俊

“彩云之南”三匹马旁
石板路上　轻轻踩着
便响起往来的回音
我们步履沉静
为一位父亲　拾起散落的星辰

炊烟与云雾
是大地悠长的呼吸
古驿道睡在青苔之下
驮着盐　茶　布匹　马蹄
还有渐渐消逝的密语

待到星子坠满瓦檐
故事便从茶盏中蒸腾而起
关于火把　关于远行
关于种子如何穿过土地
长成一片森林

而你　沟口村
仿佛是高原的一只碗　收拢云雾
留住归人每一段未完成的旅程
每一块泥土下
都有树在深深扎根



最美流苏四月开

罗燕　摄